湖海文傳

講義

青浦王　昶德甫輯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陳兆崙

臣謹按此聖人欲明王道之本於天道而先著天道之妙所謂至德要道者也文王之繫辭曰元亨利貞意蓋謂占得此爻者當得大通而利于正耳而孔子則析爲四德又舉元以屬之乾而曰乾元者何也蓋以乾爲天爲君天生萬物君治萬民其根柢至約而功用至博何以明之則借文王所繫之辭以明之謂之元者天地之生理與天地之生氣相乘以運而渾渾然無始無終者也不可得而見也不可得而見則何以知其能始物蓋見之於萬物矣勾者畢出萌者盡達非物

之能自出自達也必有資以爲始者則以爲是元功也云爾故曰於時爲春於人爲仁而衆善之長也夫旣曰於時爲春矣將異乎亨之爲夏利之爲秋貞之爲冬而又曰統天者何也則仍于萬物見之草雖衰而復苗木旣悴而還榮向之零落于風霜者忽燦然花葉之交映焉而此花與葉者非卽前春之花與葉也而固不改花而不易葉如謂元之德止於始物而已又孰爲護之惜之至于歷千萬春而常如一春也則以爲是元功之所統也云爾蓋天道有溫肅之異候而歸于好生王者有仁義之殊施而歸于任德故曰三皇之世如春又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此亦統天之義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與其作易傳無以異董子曰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

胡氏傳曰大哉乾元天之用也至哉坤元地之用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一心之用也一心定而萬物服矣此以見春秋之旨與易傳合凡欲人君以仁愛爲心而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久則與天地參也漢書文帝詔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莫之省憂其議所以振貸之夫省疾苦固王者之用心也而急振貸之非王道之本務也王道之本在乎明教化厚風俗睦婣任恤之行倡自士大夫而下逮于愚賤使人人自爲養交相養而莫非君子之有以養之何者教化行而風俗美也乾之始物非可量而尺度之也王者體元非家賜而戶予之也故曰大也

君子以類族辨物　　劉綸

臣謹按天下含生負氣之屬莫不以類相從故大易垂示人于釋乾卦九五之爻則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于繫辭上傳則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凡以徵氣誼之感孚交動而交應也然非深求乎聖人緣象設教之精意而或以聖人所言明統同之義多發辨異之義少則身世之交所云類聚羣分者何以聯其情而定其分哉于此見審異以致其同而導天下于大中至正之歸者其義莫備乎同人之卦同人之卦其德剛健文明又兼以卦位得中之美其于同也正所謂通天下之志者矣乃文王之系卦也先之曰于野亨以其象必廣遠而無私故亨也繼之曰利涉大川言其道可共濟也周公之系爻也同人于門曰無咎以初爻在下爲出門之初于卦位無繫應于卦德無專屬也同人于郊

上无悔以六爻所居者亦遠在外卦既不及于五在內卦又不及于二也若六二一爻與陽爻相應本為一卦之樞紐而聖人于此觀其象玩其占即同人于宗而系之以吝者何也本義云六二雖中且正然既有繫應不能大同也楊文煥亦云于宗不若于門于門不若于郊于郊不若于野六爻有不盡卦義者如同人是也君子知其然故于物情之離合事理之參差必精研之以極其變而後各得其所者可以見相親相遜之仁各止其所者可以見無黨無偏之義則同人之道得也夫類辨之方有二一曰道義一曰意氣本乎道義之公者雖跡與人異而不失其同本乎意氣之私者縱跡與人同而適成其異昔晏子著和同之說而必以五味相濟五聲相成者為和是于同之中而深得夫辨之意者矣由茲以推體

同人之卦者求道義之爭絶意氣之感一斷乎類辨之指以立其本而坊其流則同其學術學術不矜標榜之名同其事功事功皆著咸和之效程子所稱文明以燭理自能明大同之理而無偏剛健以克已自能盡大同之道而不過者此之謂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程景伊

臣按震上離下其卦爲豐豐之爲言盛也大也明以制動動以用明則大業可興而極其盛大矣夫當盛大之時天下一統治化四訖宇內清和咸理無有邪氣姦其間者此其所以得亨也雖然消息盈虛相爲倚伏治亂之道循環無端竊嘗覽觀前史每見自古國家奕葉承平版章孔厚兵刑不作民物繁昌舉朝額手以頌太平四方鼓舞而歌安樂宜若無意

外之虞者乃於其盛大之極而芽蘖之孽往往潛伏于其中是以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其所以召亨者卽其所以致憂者也則于此宜危言示警乃曰勿憂宜日中者何哉蓋人安不在乎徒存恐懼之心而在乎急講持盈之道是豈漠焉無所動於其中乎聖人能以無逸之心爲有恒之化廟堂之上百度昭明燦然具備自圖治之初迄於成治之日一以貫之而不改其常譬則曦馭當空幽潛畢照而無有幾微之蒙蔽焉是則所謂宜日中者而所以保有其豐道不出于此矣其見于唐虞之時則所謂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罔失其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者是也其見於成周之時則所謂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是也前古聖人所以垂不朽之鴻業開萬世之太平者此道得也然考之古注言大而亨者王之所

至財多德大非王者之德不能至之又言豐之爲言闡宏微細通夫幽滯者也爲天下之主而令微隱者不亨憂未已也故至豐亨乃得勿憂明夫豐亨不憂之道宜處天中以遍照者也故曰宜日中其論聖人憂世立戒之意灼然彰著于簡冊而萬世帝王保泰之金鑑亘古爲昭然則欲求所以永豐亦轉思其所以致豐者而已矣

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陳兆崙

臣謹按天地之大德曰生陽出布施於上而成歲功陰入伏藏于下而時出佐陽扶陽抑陰健運而不已是以大生焉是

以廣生焉王者法天心之仁愛亦必如天之不已則民心可得而浹堯舜可學而至人者天地之心也治乎人心旣克享天心矣故王者有萬年不拔之基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則好生之德是也夫舜就業萬幾不可謂備拔去四凶不可謂寛而臯陶如此云云者其宗旨歸于好生而已雷霆之威與雨露同功然雨露時施而雷霆不常用者萬物之所悅終有在也稂莠不除則嘉禾不殖然非即除以爲殖也必且滋培灌漑之有如賞從厚罰從薄亦云至矣又于罰之中別其爲過而宥焉又于無可宥之中審其可疑者而從輕焉極之寧失不經而止夫失不經豈可以爲訓者而對殺不辜而言則寧出乎此也古今不易民而治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其曰治于民心茲用不犯者非徒歸美之詞乃行仁之效也

成康之世幾致刑措孝文之世斷獄數百又況以如天之仁得弼教之佐而有不然乎班固刑法志以爲俗薄于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駻突違救時之宜矣王符述赦篇亦云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赦贖論者遂以赦非善政并爲一談而堅持之是猶因噎而廢食也彼班氏之說爲文帝除肉刑而發耳謂肉刑既除凡去髡黥一等者轉而入于大辟則不如仍其舊之爲便也夫除輕而易以重則是當時集議者之疎耳非除肉刑之舉失也觀文帝除肉刑之詔哀矜惻怛可謂至矣而其行仁之效媲美成康又非無驗矣今乃不論張蒼馮敬輩議之未詳而徒咎除肉刑之誤此文士之論往往不得其平而爲君之所以難也若王符之論以赦贖爲賊民者蓋有由矣東漢自和安而後紀綱寖壞威福下

移政在權門賄通俠客屢行赦令苟焉以結離散之眾巨姦大猾逆知其必免而觸法如鶩誠有如王符所云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者非賊民而何哉此以譏切當時之弊非古今不易之通論也虞書之言刑者屢矣自流宥贖赦遞扑以迄怙終賊刑其必致法者僅有一焉而皐陶稱大舜之德亦僅一及于刑故無小所謂求其生而不得者也周禮秋官有五聲之聽八辟之議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之戴記王制則云附從輕赦從重月令天子迎四時于郊則有慶賜賞恤而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斷薄刑出輕繫亦類及錯出凡此皆聖王之盛迹郅治之隆規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而好生之說常不勝救時之說者蓋亦有故非以爲習熟而無奇即以爲迂遠而寡效耳

夫以天下之大萬民之眾而必以無訟爲驗此實難矣不必有其事不可無其心刑期于無刑期者冀望之辭也一歲斷獄以百計少之辭也蜀山產銅而曰銅山非無瓦礫也合浦孕珠而曰珠浦非無魚目也治國向化而曰化國非無頑梗也從乎其大致而稱之則曰無訟曰不犯其義一也後世於寇賊姦宄之不勝而謂今之民不可以古治治則寇賊姦宄舜之時亦未始無之矣又況如驩兜有苗之屬并非後世所恒有而何以卒收不犯之效無傷覺備之化哉然則當海宇清晏之日車書一統之朝本大舜之資行欽恤之政而退叔世偏頗挂漏之議尼之以無倦行之以不息流衍洋溢漸涵浸漬迄乎萬國九州之遠安平和樂同爲一書即謂皐陶所稱至今存焉可也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杭世駿

臣按治道有汚隆王化有遠近皆決於王心之疎密而已易云幾者動之微樞機之所以發善惡之所以分吉凶之所以兆莫不循是以之乎彰顯焉故云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蓋言幾也後世言治者昧于其幾而第言有萬則萬幾二字宜若爲有天下者之恒言而不知人君於此不可不明察其微而愼持其隙也蓋幾有萬則其彰顯者不止於萬可知矣一日二日而有萬幾則期月旬朔之閒不止於萬幾又可知矣一幾之不愼則一事叢其弊一方受其害猝至雜投其忽不及謀者必環待其不及謀而思補救之何如先其未及發而豫籌之乎我

皇上秉神聖之資勵精圖治朝乾夕惕卽以之希蹤三代盛

王豈有不及然臣竊觀今日之治理其美者僅僅如漢之文景唐之貞觀開元宋之淳化嘉祐而止甚且尚有不及焉何也則以仁心仁聞能設誠而致行之者之難也夫有仁心仁聞而苦於設誠而致行之者之難此其間有幾焉蓋辨之不可不蚤辨也臣聞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聖人以天地父母爲心思臣卽以堯舜吾君爲責伏

願

皇上于深居淵默之時隨事審其幾微行政或恐未當于天心用人或恐未慊于衆望譏夫女謁未必有內寵近侍恩澤或恐其踰制傾宮璇室未必盛嚴居川觀巡遊或恐其過時窮邊征戍宜時恤其饑寒閭巷興發宜周知其疾苦有一夫不獲若已納隍之心有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之念夫然後坐

明堂而出政治風動從欲之休不難再見於今日矣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劉綸

臣謹按知人則哲其本操乎聖人之一心澄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既有以燭天下之幾通天下之志而又深之以窮理致知類族辨物之學故鑑空衡平雖妍媸雜陳而決擇皆歸于至當則皋陶前所陳允迪厥德之謨固足以賅之矣至進而詳知人之法尤自有實而可據者如人各異品也概之于德以壹其趨則必其本之先立者始有以自見矣概之九德以廣其量則得其性之所近者皆有以相收矣而德又統名也徵之于行以覘其體驗則名實求孚者不敢以謏聞動眾之術干矣徵之于載采采以覈其生平則初終易轍者不敢以

小廉曲謹之端試矣夫古今所稱取人之道一曰德一曰才二者其大較也顧或號為有才而不畏于德既恐撲術之未純或號為有德而不足于才亦慮服官之無其今觀皐陶所陳初未嘗分才德之名以繩天下而人必欲有其德德必欲有其事且必使其人各有廸德之事而亦不必使其人皆為備德之人故三德六德有兼成而日宣日嚴無怠志曰浚明曰亮采曰撫辰凝績其無虧乎德之數者又何歉乎才之分哉再考周書立政之文周公引此以明人臣進賢為國之義葢必先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拜手稽首以進之廸知者即知此采采者也忱恂者即恂此采采者也人臣進說於君言而不實固謂之欺實而不詳亦謂之隱惟上悉其心以相求下亦悉其心以相效而師濟之風著焉於此見知人之

責君與臣共之知人之法唐虞三代共之矣楊綰有言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陸贄曰稱人者必詳徵其爲善之跡又曰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司馬光曰人之才性各有所能知人之難聖賢所重故其議取士也必舉行義純固者爲之首其薦程子也亦必疏其行義以聞邱濬曰取人者當明著其跡曰某廉吏也有某事知其廉某能吏也有某事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必有可舉之狀凡此皆以核實之意闡知人之方夫然後上之取材皆實用而下之爲善非徇名矣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杭世駿

臣按天進健行而不息聖學日進而無疆其時憲聰明而合撰天德者惟主敬以立誠而已矣帝王膺家國天下之任統

脩齊治平之全正已率物皆不能無待于學若誠主一無適法天行健斯於所性之全體恒虛靈而不昧而聖德乃昭著於天下矣曠觀三代令主殷之高宗周之成王其最盛者也高宗遜志時敏開萬世典學之原而言進學之功則成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二言爲尤密夫光明者性之本體也書之降衷詩之秉彝大學之明德中庸之天命皆是物也賦予之初本無加損而人以血氣之軀接事物之變知誘物化光明之本體不因之而昏昧者蓋鮮其微彰于視聽動履其施及乎家國天下光明則樞機愼而道洽于人心不明則措施乖而害流于一世故帝王之學與儒生同而其所以充此學也則又與儒生異儒生進德脩業一人之事耳及於一家及于一鄉一國止矣帝王則萬物在宇有一性之不光明

即一性與萬物揆矣有一息之不光明即一息與萬物隔矣先儒謂存養之則晶熒斲喪之則晦蝕洗濯之則呈露封蔽之則伏藏然光明之本體果何由而使之晶熒呈露不致于晦蝕伏藏乎是非學不爲功然則學將何以致功非法天體之健行不可天體高高在上而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兩曜之運行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學當勵其益勤而巽之志深其漸進不已之功其有所就也若日之升而粹精以底于成其有所將也若月之恒而充實以觀其大繼繼繩繩靡有間斷令德有融湛然常覺是豈聲色嗜慾之所能昏蔽哉嘗覽前事頌聲之作多在文王之世其間詠祖宗之盛烈述民氣之和樂制禮作樂光昭四海熙業可謂隆矣而聖學之高明廣大實有以兼綜條貫乎其中學其

可不務歟要之敬者成始成終之事戒懼慎獨然後可以誠身學問思辨然後可以明善成王繼體守文遵法文之緝熙近宗武之敬勝馴致于夙夜基命宥密此卽其日就月將之明效也

冢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杭世駿

臣按此聖人富民之政至周且切蓋與虞書六府三事相爲表裏太宰總其大綱故第曰任司徒頒其職事登萬民則任之之實也夫百產之精生于天長于地而實成于人人誠因

時致力無有怠荒則高黍早稌秋禾夏麥以及凡物之生遂無不隨在以獻其利取之可以無禁用之可以不竭第人情好逸惡勞急於趨利而惰于赴功所以聖王之世設農官制里胥立黨正皆所以糾其功而督其業而領之者司徒任之者冢宰也然其中必有序者蓋食爲民之天穀乃食之本故首重而不容緩卽如豳風所載先以于耜舉趾爲要務亦此意也民生有食必有佐食之需必有居處之類凡瓜瓠果蓏以及材木竹箭之美皆民所日用而不可缺者此園圃虞衡藪牧故卽次及之亦如剝棗斷壺于茅索綯繼南畝而卽及之之意也工賈又次之者器皿財貨正以資民之所不足由本以及末也嬪婦臣妾又次之者絲枲爲服物所必需蔬材爲食物所遞及此由外以及內由上以及下也至于轉移執

事則即以八職任之蓋閒民不營已業苟非力作則衣食何自而生故終則及于是焉凡此皆天地自然之利而聖王必逐一爲之經理者正以見物産之利不盡萃則不生衣食之源惟克勤乃有獲且職不置于閒民是聖世無偶棄之人物不遺于疏材是聖世無偶棄之物至于民無游食業不懈弛則目自不炫於淫靡心自不馳于奢侈循分節儉用禮食時是又於勤劬之中可以獲淳樸之道傳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所謂勞則善心生者端在乎此大司徒言十二職而此獨言九職者蓋司徒主教故必分别言之要之學藝世事服事三者亦在上文九職之中是九職已統包乎十二職也大司徒不言閒民此獨言閒民者大司徒主頒職事故不敢使有可閒之民冢宰職任萬民自不敢使有無事之人呂氏

所謂天涵地育廣大氣象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劉　綸

臣謹按成周端本正始之義莫先於立教故成法所在旣已垂諸方策信及臣民而歲首必舉而縣之蓋天運周於上人事應於下此地官教法所由翼天官之治法以行也顧考禮文所紀布化承流之職至備且詳於邦國有諸侯於都鄙有公卿大夫次第以相及則是司徒賢百執事率其所屬而奠承之即萬民亦得各就其長上而講明切究之矣乃雉門魏闕之間更爲之麗其教于象且麗其象於挾日而始斂者亦以聖人之愛民周切民至而目耆心存之道寓焉爾易曰風

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月令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命大師守典奉法王者於順時播化覺世牖民諸大政常使天下飲食寤寐莫不見其昭天地而燦日星然後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是以周之導民也溯其綱維所自振則權必統乎尊揆其服習所從親則治必詳於近如司徒始和教法其職要其屬繁其去民亦遠故其於法也曰布曰懸曰斂曰施而不曰讀下此為小司徒則曰頒法鄉師準之又下此為鄉大夫則曰受法鄉吏從之而猶未讀者以其所統之州且有五也至于州長乃一歲而再讀法焉謂正月及歲時祭祀是已至于黨正乃一歲而七讀法焉謂四時孟月及春秋祭禜與正歲是已至乎族師乃一歲而十四讀法焉謂十二月之吉及春

秋祭脯是已降而至於閭胥並無常地無定時豈非與民愈親則數愈密入愈漸而化愈深者歟夫民者邦之本親民者教化之本聖人觀于鄉而識王道之易此物此志也故方其數教也勞來之詔固由上以逮民而及其教成也風俗之書又自民而登上再稽鄉舉里選之典閭胥選於二十五家則敬敏任恤之小善可書矣族師選于百家則孝友睦婣有學之眾善可書矣黨正選于五百家則德行道藝之大善又可書矣由是州長考之鄉大夫賓之且以升於司徒而象益驗其明法益知其備教益觀其成矣夫是故成周端本正始之義莫先乎立教也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程景伊

臣按禮儀三百皆垂範於躬脩而玉藻一篇尤致嚴于言動

凡以尊居人上視效攸關位在德元聽瞻所係必纖毫之無
忒乃聞望之兼隆然而崇高實多自便之虞而聖哲亦有無
心之過或容儀偶失而一嚬一笑播于四方或風旨微愆而
如綍如綸傳之千里鶴鳴聞野既有實以必彰草偃從風亦
其機之甚速惟尊崇之異抗故瑕纇之潛滋與其貽悔于方
來不若設防于未事聿稽往牒特置專官分左右而各畀其
司合言動而並書于簡相沿勿替振古如茲識考經文非無
深意蓋因人以戒乎已則法宮之动步必深制外以養其中
而聖性之中和益懋凡屬難施于載筆自將勿蹈于云爲誠
所以消過於無形而塞違于未兆者也較之風聲既著乃爲
白簡之爭形迹已成始效彤廷之諫其爲事有後先之別而
用力有順逆之殊洵黼扆之良規實古今之善制臣嘗沉潛

紬繹再四思維竊念制動之道在于未動戒懼于不覩不聞之頃則敬以直內而動之源清矣謹言之道在于未言齋莊於無聲無臭之中則志能禦氣而言之本立矣是其操存涵養之方雖不必盡資于臣職而檢制防閑之力實足以大助于宸脩其大端可約舉而知而要義必推詳而見昔宋臣范祖禹有言人主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蓋愛君之篤常恐有纖介之虧而獻日之愚每不覺芻蕘之陋敬效盤盂之誠恭陳左右之銘抒末照于前緗熠光有限結微忱于小草葵向無窮銘曰

穆穆皇躬下土之式端冕垂裳臣民仰極圭璋聞望四方爲則愼厥起居罔有不飭凡動之道貴惟厥時幾微稍縱咎卽隨之緬彼哲王翼翼自持立之左史紀載是司毋曰予聖動

無不吉在昔有言一人三失毋曰予貴動輒隨心居高可畏履薄臨深邃宇深沉重扃奧窔聖人居之儼如廊廟杜彼非幾謹茲言笑大廷赫奕前殿森嚴聖人履之常抱撝謙正其袺襘尊乃視瞻玉牀翠華入蹕出警苟非其時弗驅以騁星旗雲罕析羽垂毛苟非其事弗游以遨式克若時周旋中禮如玉如金可法可紀是惟勿書書則盛美敬爲銘詞敢告左史

左銘

洋洋聖謨綸綍以宣民聽非遙遠邇攸傳禁其躁妄適保靜專非禮非法僉曰無然出好興戎罔勿惟口易誠昭然括囊无咎宣聖有訓言無所苟伊古哲王載言在右寗尙其簡勿惟其多惟多則敗雖悔如何寗尙其質勿尙其縟惟縟則支取愆致瀆細瑣虛覆宣諭臣僚百工咸在屏息而朝慎乃出

話德音孔昭鳳詔鸞書播告寰宇萬國承流式歌且舞無汗無反無側腹近寬嚴互廸旨貴得中勿因喜怒而紊厥衷前後戢陳義宜盡一勿以繁多而歧所出慎此以往欽哉訓辭一札十行靡不可思傳諸奕禩典誥用垂右史識之葑菲無遺

右銘

凱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　　程景伊

臣按大雅泂酌之詩召公告成王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嘗明言豈弟之實也孔子始釋之以爲強教悅安且曰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焉而后可以爲民父母夫所爲強教者非強之以其所本無也惟天生民厥有恆性迫囿于氣禀又染習俗始有非協于極者聖人在上設司徒等教民之官以節民性而興民德猶懼其未也復勞之來之匡之直之

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啟牖下民爲法之密如此然而未嘗遽責民也其制田里教樹畜食時用禮固已使天下家給人足廉恥禮節漸興是以迎機利導而教化興焉蓋惟育之以仁始可正之以義此悅安之與强教所以相資爲用也 臣愚以爲二者之於民固不可偏廢然必盡强教之道而後爲悅安之成何也君之于民無異父母之于子父母之於子顧復恩勤而無以教之則禮義之不知愆咎之叢集究且陷子於匪僻君之於民撫字休養而無以教之則尊君親上之不講入孝出弟之不脩究且陷民于刑章故强教者正所以爲悅安也雖然此非人主一人之事也凡牧民者與有責焉惟牧民者共體人主化民成俗之心孜孜焉提撕警覺而不徒以刀筆倥傯爭俗吏之能斯移風易俗之效有馴

致焉而無難者否則條教雖繁禁令雖具不過奉行文書虛應故事而已何以漸摩興起而大變其俗也哉宋儒羅從彥曰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又言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旨哉言也斯又所以爲豊亨之本也夫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杭世駿

臣按有禮樂之德者乃能述禮樂之文天下之情以正聲感之則和以姦聲感之則蕩天下之行以非類成之則惡以正類成之則善反情以和志即上合生氣之和也比類以成行

卽上道五常之行也姦聲亂色淫樂慝禮前儒未有確解臣以爲淫樂卽姦聲之尤類慝禮卽亂色之流極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非淫樂乎欲敗度縱敗禮非慝禮乎聰明爲耳目之用顧于此則失彼心術爲天君之令專于一則廢百聰明之所習者淺心術之所接者深然未有聰明之所習不本于心術之所接者聰明心術旣習接于此則精明强固之氣衰而惰慢邪僻之氣得乘而入君子莊敬日强旣不以惰慢邪僻設于身體則凡耳之綦聲目之綦色鼻之綦臭口之綦味心知之綦明睿百體之綦安佚莫不自然而無矯拂廣大而不偏徇行而宜之之謂義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從來理繁治劇于天下必先從一身之防邪欲始姦聲亂色不習聰明所以防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所以制其中也

外無聲色之惑則內以正矣內無淫慝之惡則外以正矣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淸明在躬氣志如神則惰慢之氣自消居處有度進退有禮則邪僻之氣自遠內外動靜交相爲養耳目以屏姦亂而得其順正心知以絕淫慝而得其順正乃禮以去惰慢邪僻而得其順正率性以用情而志自和復性以踐形而行自成物有當然之則事有一定之理禮信以達順利物以和義此古聖王制禮作樂之本也

唐高祖武德九年置宏文館　沈德潛

臣按高祖武德四年秦王開館延文學之士杜如晦以下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時人號謂之登瀛洲矣至是復置宏文館選天下文學之士更日宿直聽朝之暇論前言往行商榷

政事此初政之善也嘗思太宗弱齡起兵輔高祖定天下純乎武功疑于文教有所未暇及觀有天下以後於禮樂刑政之屬甚詳且備由左右翊贊之士所以薰陶其耳目厭飫其心思者皆用人聽言仁厚節儉之方也綱目書置宏文館分注詳悉如魏徵之箴以虛已孔穎達之誨以受言杜正倫之記言無隱裴矩之不爲而從一一備載而太宗之以誠待人不尚權詐正本止盜不用重法至比刻民於割肉充腹例縱欲于剖身藏珠君臣誠悠諄諄懇懇宜行之二十年風俗更易民安富教馴至回心而嚮道也則文治之功固可少耶暨中宗景龍二年置脩文館學士選李嶠等善爲文者爲之而不講求政治宜天下爭以華詞相尚而備學忠讜之日遠也則以太宗所尚者因文求道而中宗所尚者祗在乎文也此

治術之所以相懸也歟後元宗開元二年置侍讀官太常卿馬懷素散騎常侍褚元量更日侍讀而經術疑義得以質問十年置麗正書院延禮文儒發典籍十三年更集仙殿爲集賢殿輕神仙之說虛重賢才之助理綱目並書以美之於時開元之治有貞觀遺風豈非太宗貽謀之善爲之後者得以觀感而興起也哉夫太宗君臣之相勗者足以興道致治而不惟文辭之彪炳如此可云有高世主之烈矣然當日之交脩者惟求度越秦漢以下而未聞堯舜所以治天下之道猶非責難陳善之極則也誠使爲君者本有堯舜之聰明堯舜之盛德矣而爲之臣者於講求文學之餘復能事事引君當道鑒古借今因得防失欽哉四鄰朝夕納誨如鳥之有翼如木之植土如魚之得水漸焉漬焉久而化焉治道之純不自

知其入于堯舜之域也此豈太宗君臣所可等量而齊觀也夫

唐太宗貞觀六年冬大有年　沈德潛

臣按大有年何以書志盛也志盛者何美天人之相應也天人之相應何以徵徵於唐太宗之卻側言從正論實能以恤民者格天而天旋以仁民者報君也先是魏徵勸太宗以德化民而封德彝進以秦漢法律雜霸之術謂書生虛論不足以治澆訛之俗也徵力破其說謂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治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其言辨其論正矣帝從徵言次第行之重農桑蠲租賦赦逋災出宮女禁獻祥瑞除鞭背刑凡足以救災利民者皆切于乃身而行之惟恐不力迨行之四年而天下大稔斗米三錢東南嶺海關至于外戶不閉行旅不

齋糧也此得於設誠致行之後者也且夫天之仁愛人君父之仁愛其子必先以艱難勞勸試之者也貞觀元年山東以旱告矣二年關內以旱饑告畿內以蝗告矣三年復以大水告矣使太宗求莫之心未專勤不謂天道之難以感通仁義之果出於迂遠者乃當日勤而撫之不少悔其從善救時之初心所以災轉為祥禍變為福天鑒其誠民受其賜不期效而效即隨之也然益嘗思之天之於人其相去甚近其相孚甚捷即匹夫為善天必以報之而況於天子論德則為肖子論位則為宗子為宗子則能代天之德為肖子則能體天之心從古以來撫建皇極而不致斂錫之福念庶徵而不臻平康之治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史書大有人君可操券必之而非得之偶然者也貞觀之始近于三

代豈非仁義之明效大驗也哉抑又思太平之治固在于德化而論治之日先決于聽言當封德彝折辨魏徵其辭未嘗不娓娓可聽若法律雜霸之術較切當于魏徵之議論也者惟人君定其志精其識一切憸邪巧利之說不足以中之斯一德一心明明穆穆以人感天而天即應焉果如慈父之愛其子而求無不給者矣則致治之要尤在乎嚴君子小人之分也哉有天下者法太宗而更上求純王之治以格天心以凝天命將大有年之書有屢書不一書者矣

唐貞觀六年秋閏七月宴近臣于丹霄殿　沈德潛

臣按唐丹霄殿外朝也宴羣臣于此猶漢高南宮之宴漢武栢梁之宴不過飲酒樂豈而已乃當日君臣講論無非治天下之大道如美魏徵之無面從然王珪之能確論指殿屋而

戒不恒其德嘗張行成而悔自伐其功皆孜孜求治之意也而其關係生德者尤在論心之數言其言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衆凡勇力辨口諂諛嗜欲之類輻輳攻之各思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相隨者日至此言寸心之難持也然乘隙而攻之者既多則先事而防之者宜密防之之要始于窮理蓋窮理則明理明理則知言知言則知人凡是非邪正如冰炭黑白之判然而不能相混也次及謹幾幾者動之微一念初分之始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如岐路然於分岐之始舉足不差自此而行動由正軌大舜之惟精大禹之惟幾每致力於動靜初分之始雖人言淆亂必能見微而知彰也而其要主于立誠誠則不貳不妄上可以格天祖下可以感民物雖有憸人必憚其正而有所不敢欺服其公而有所不忍

欺而況誠至明生當其前者自有所不能欺也而其功一原於主敬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自暗室屋漏以至事天勤民無一時一事不要于敬此動靜交養敬義夾持之功也蓋論原本誠無不敬論功候由敬至誠堯之欽明舜之溫恭禹之祗承湯之日躋文之緝熙皆不外乎一敬聖學所謂成始成終者此也如是以防其心如城之堅如火之烈如鑒之空如衡之平而衆人猶得而攻之者哉唐之太宗知一心之孤不勝攻者之衆一時君臣儆戒幾有三代之風矣而未能實致乎治心之功準之關雎麟趾之遺不無遺憾也君天下者從事於古帝王治心之學始于格物窮理謹幾慎獨由求誠以幾于至誠而敬之脩已以安人安百姓者無一息之或間將唐虞三代之風庶其復見矣夫

湖海文傳卷四

湖海文傳卷五

青浦王　昶德甫輯

論

無逸論

余慶長

金氏通鑑前編成王三十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先成王四年周公作立政六年作周官無逸蓋公晚年之文也通篇辭義呂氏東萊傳詮釋最精蔡氏傳辨祖甲非太甲亦確攷成王幼冲踐位師保凝承教之有法其初朝于廟也詩曰惟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訪落詩曰率時昭考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又作敬之以自儆小毖以自戒情詞迫摯非所謂不敢荒甯者耶其祀成王詩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非所謂嚴恭寅

畏者耶成王殫聖學之淵微當治定功成之日非太甲敗度敗禮者可比周公之告成王語多怵厲卽棐廸允篤何至以躭樂迷亂亂罰叢怨成王所必無之事而聒聒上陳此亦情事之甚可疑者矣呂氏之傳曰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也立政篇曰繼自今文子文孫又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周公無逸之訓非爲成王一時之訓而立萬世之訓也夫周公一則曰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後王猶有欲肆其心車轍馬跡以周行天下者矣一則曰以萬民惟正之供後王猶有徵斂數起虐用其民者矣一則曰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後王猶有設監謗以防民口國人流王於彘者矣周公艱難盡瘁懷穆考陟降之靈懍

納冊金縢之匱丕基甫立孺子初成憂盛危明積而爲思深慮遠其情篤故其辭危其心雖通于天命之微其語實可範於中材以下故曰無逸者萬世之訓也傳曰周公東征時陳豳風七月之詩詳述農桑之事在豐又陳無逸知稼穡之艱難豳風無逸論世者恒並稱之無逸知小人之依自殷三宗至周文王四人廸哲皆以憂勤恭敬而致壽考之福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而立王業之基呂氏柟有曰齊民之起家者皆自謙抑敬畏而始誠以至恭則壽逸豫則夭憂勤則興侈肆則敗無逸者乃治亂存亡之所繫又豈獨爲帝王之龜鑑也哉

君牙冏命呂刑論　余慶長

周穆王際昭王王道缺微之後其書存者君牙冏命呂刑三

篇史記載臩命作於初年仁山金氏謂君牙爲穆王初年方
新之書冏命爲穆王中年自克之書當在新招旣作之後呂
刑乃晚年之書以書辭旨繹之洵爲合矣自左傳載穆王欲
肆其心周行天下必有車轍馬跡之說列子載王與化人遊
王大悅肆意遠遊駕八駿至巨蒐氏之國行抵崑崙賓于西
王母觴于瑤池之上歌歐忘歸後人遂附會爲穆天子傳韓
昌黎徐偃王廟碑文亦節序其語其事跡茫昧荒幻未足爲
據鄭氏濂仲駁之有以也然以楚右尹子革之言國語祭公
謀父之諫是其中年肆遊觀而勤遠略則有徵也君牙之篇
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亦成王儆之小毖之意也
文謨武烈啟佑罔缺其望君牙之敬明奉君對揚追配者穆
王固可謂正厥始矣迨實畏一弛肆意遠遊其必侍御僕從

之儉人以導其非心所謂充耳目之官其即列子載化人謁王同遊者歟廼上以非先王之典其即列子所載為八駿造父為馭离𠫤為右馳驅千里者歟徧謬之極穆王其自知之矣故伯冏為太僕正而重其命開端即曰惟予弗克于德又曰惟予一人無良皆悔過之辭也聖人錄秦誓重悔過也若如史記載為初年之書虛辭無實而非義所取矣至晩年命呂侯為大司寇作呂刑其曰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於民棐彝是刑本于德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是刑本於禮也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語極純粹精微陸子靜云臯陶謨洪範呂刑為傳道之書者其指此歟其言用刑也曰敬忌曰勤曰簡孚曰哀敬折獄咸中有慶而尤嚴于出入人罪者其罪惟均獄貨于兩辭者天誅冥譴萬不

可追嗚呼是即周公垂訓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者也是即虞廷欽恤之旨也先儒以此篇專訓贖刑五刑至于大辟亦許罰贖破唐虞未有之法有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為此權宜之術以斂民財者有謂穆王申有司貨獄之戒其實開國家貨獄之途者夫大辟之許贖尚非唐虞之法也周官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三十觔曰鈞六兩曰鍰百鍰約較鈞稍強耳夫未訟獄以前束矢鈞金未聞以貨獄疑周官者而爰書既定以後核實以納罰鍰獨謂開國家貨獄之途乎且所謂意在斂財者必將繁其科條而盈取其數目鍰先儒謂罰以黃鐵即今銅也三代以上用銅觔以鑄鍾鼎兵器左傳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是也墨辟之罰百鍰銅三十七觔耳大辟之罰千鍰銅三百七十觔耳爲財幾何五辟之屬皆五百科條繁者獲財必多今減宮辟之屬有二大辟又減其屬之三此其意不在財矣如穆王除大辟之贖而增墨劓剕宮之鍰其爲財自在也此不待心計之臣而知之矣而謂穆王財匱立法以聚斂者亦過矣且其言曰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其刑其罰申嚴于其審克之者惻怛忠厚之意固可見矣穆王雖非純德然亦周室之令主也此聖人錄書三篇之意也

楚子囊城郢論　顧棟高

左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後四十年而子囊之孫囊瓦秉政首成其志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諸侯守在四

境後世以沈尹戌爲名言而以子囊爲訪厲宋仁宗朝契丹有警時范文正公爲諫官請大脩京城吕公夷簡笑曰此子囊城郢計也命宿重兵於北京大名府卒以無事當時以吕公爲持重而以范公爲少不更事嗚呼世儒徒以成敗論人徒見囊瓦城郢而昭王卒至于出奔吕公絀范公之計而宋室卒保于無事遂以此爲定論其實子囊之城郢未必非卽孟子鑿斯池築斯城之計也吕公之絀范公未必是後世成靖康之禍者未必不自吕公啟之也蓋嘗綜其大勢而論之當吳兵之長驅而向楚也孤軍深入轉戰千里昭王正宜固守國都厲兵登陴堅壁清野不出十日救援必至爲吳者頓兵堅城之下師老財匱楚之屬邑截其歸路四面夾攻此時如虎入陷阱闔閭之君臣可坐縛則子囊之城郢正是社稷

之至計失在囊瓦信讒不仁人心離叛而昭王輕棄國本狼狽出走自取滅亡此孟子所謂高城深池委而去之者奈何併其城郢而重訾之哉世傳宋祖之營京城也命趙韓王爲圖上怒擲諸地徐取幅紙塗之曰依此營造城衢街巷如蚯蚓屈曲乘輿出多阻礙子孫莫敢違其制後蔡京務侈大改其式從方廣正直粘罕來攻命植砲四隅一砲所擊隨手摧壞始識太祖之遠慮夫當仁宗之朝未經蔡京之改制使常用范文正公之策高其城隍嚴設守備則當靖康之世亦可堅守以待四方之援不至有青城之辱矣徒以子囊城郢爲啞笑而不知城郢未始非社稷之至計此又可與楚昭王之事連類而並觀之也後宋百年而金復都汴术虎高琪築京城靡費巨萬元速不臺以百萬之師盡銳來攻不克卒講和

而退唐德宗幸奉天朱泚圍困京城踰年卒能殲厥巨魁光復舊物此尤深根固本之關于長算可爲明效大驗者也然則沈尹戌之言非歟曰此又不可偏廢也當疆埸告警而遽爲嬰城自守之計勢必人心驚惶訛言四起外爲敵人所窺而內解將士之志此爲不戰而自敗爲國家者宜乎平日凛勇夫重閉之戒而臨事持從容鎮定之度故子囊言之于四十年之前則爲老成之忠謀而囊瓦爲之于四十年之後則爲怯懦以誤國論者當綜前後之時勢而觀之未可昧然爲執一之論也

春秋子野卒論　　顧棟高

春秋子野卒左傳曰毀也穀梁曰子卒日正也歷漢以迄宋明無有以子野爲弒者獨近日望溪方氏斥之爲弒子般子

亦一例初見似創乃反覆觀之而知其說之不可易也胡茅堂氏謂子般子亦被弒而書卒子野過毀而亦書卒不觀傳文何以知其非弒余謂正惟觀傳文而益知其弒無疑特世儒爲成見所封不之察耳盖嘗學斷斯獄隱之遇弒也傳稱館于蔿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於蔿氏子般之遇弒也傳稱次於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凡亂臣賊子謀行不軌類不于宮庭慮君之徒御多而耳目廣也必伺其閒於寬閑隱僻之所而後得以肆虐且爲後日諉罪飾姦之地况此傳更明云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入大臣之家而不得反則弒逆之罪季氏將誰逃乎左氏乃云毀此正季之欲盖而彌彰也且所云毀者以爲哭泣哀傷而毀乎則當在大斂小斂搶天呼地之際以爲歠粥疏食不勝羸瘠

而毁乎則當遲之期月經年之久今襄公之薨以六月辛巳子野之卒以九月癸巳相去七十五日距襲斂之時則已遠矣胡乃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豈平日倚廬堊室之毁獨無恙於季氏遂至一毁而卒乎且季氏爲正卿攝國政職當調護嗣君嗣君入其室凡防衛之不周進藥之不謹當惟季是問縱使季無逆謀亦當爲法受惡許世子不嘗藥而春秋書之曰弑今季孫並止不嘗藥而已故孔子書之與子般子赤一例季孫謀逆之罪當與羽父襄仲同科或者謂賊無主名烏得斥之爲弑曰季孫之惡毒于梁冀而季孫之謀同于霍顯漢質帝於朝會中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遂進酖弑帝霍顯之藥殺許后也乘其産子意子野平日憤襄公之見欺與季有違言而季亦憚其英武計不若昭之童騃易制遂

萌邪謀而適當倚廬居喪之日霍顯之謀曰婦人大故十死
一生可用投藥去季之謀曰子之喪親禮當哀毀可以毀卒
飾加至美之名于君父以感羣聽立其親娣之子以釋羣疑
舉朝莫得知通國莫敢議而學士大夫亦遂相蒙以至於今
是其謀更巧而心更毒而烏得逭于弑逆之誅乎哉或又謂
子赤之弑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下書夫人姜氏歸
于齊可以知其弑而此經上下文無所見曰此世儒之拘于
近而忽於遠也經于襄二十九年正月書公在楚夏五月公
至自楚聞季孫取卞而不敢入於昭元年書取鄆二年公如
晉至河乃復而季孫宿如晉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
宿如晉而得入惡之也是季之結援大國動見掣肘擅用甲
兵陵逼君父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于斯特未與甲

以攻季氏不至顯然篡弑耳謹因方氏之論爲二語判其狀曰據經文無殊于子般子赤之卒據傳文顯同于蔿氏黨氏之事後之折是獄者以是讞焉可也

余見望溪先生之說以爲千古未發急爲說以申明之後閱趙木訥經筌有云公薨而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惡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蓋子野賢季氏忌之弑野而立昭公以毀言于朝而世不察爾黃若晦道說云曰毀者左氏失之季氏專政以子野非已所立故于其卒于季氏而害之以毀聞爾春秋書子野卒于公薨之下情狀顯然又存耕趙氏云卒不于他所而于季氏此疑以傳疑聞三說略同不禁狂喜乃知人心之同然前儒已多有疑及此者不獨望溪一人之創見也

謹附識于此

春秋大夫無生而賜氏論

顧棟高

按春秋公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此定制也而胡文定於僖十六年季友卒發傳云魯之大夫有生而賜氏者若季友仲遂是也蓋季友於僖有擁戴之功仲遂于宣有援立之恩二君報之故生而賜氏俾世爲卿春秋於此特書以志壞法亂紀之始謹履霜之戒其論甚正而其實不然三家稱仲孫叔孫季孫氏未嘗單舉仲叔季也莊三十二年傳立叔孫氏未嘗云立叔氏其有稱叔者則另爲一族宣公弟叔肸之後經所稱叔弓叔鞅叔輒是也論語孟孫問孝于我檀弓云此季孫之賜也俱有孫字若生而賜爲季氏則其子孫如季孫行父季孫宿季孫意如當云

季行父季宿季意如矣何以復多贅一孫字乎且叔氏與叔
孫氏又何分別也以是知季友賜氏之說非也仲遂之仲本
是行次若已賜為仲氏則其書歸父當稱仲歸父不當更稱
公孫歸父公孫者未賜族之稱也況仲遂父子止稱東門氏
不稱仲氏宣十八年傳有遂逐東門氏可証至仲嬰齊乃更
受賜仲氏耳以是知仲遂賜氏之說非也大抵宋儒好橫發
議論而讀書不精考究欠實往往多附會影響後儒以其近
正遞相祖述遂成鐵案殊不知季友卒時尚不氏曰季至其
孫行父始以王父字氏曰季孫不可以孫而彊誣其祖襄二
十三年外史盟曰毋或如東門遂云云若仲氏果宣公所賜
此係國之重典昭彰耳目外史必不易其稱謂而曰東門氏
杜於仲嬰齊卒註云嬰齊襄仲子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

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是則仲之有氏至嬰齊始受君賜以前止曰東門與仲無與而文定以爲宣公生而賜爲仲氏豈不誤哉夫因其子孫而罪其祖父弁罪祖父當日之君以莫須有之事遂爲一成不可變之獄此則宋儒刻論之過也彙纂曰經書公子而名字雙舉者公穀以爲賢之是也胡氏之說亦正但與仲遂並譏又於實事無據余是以綜考經傳而弁正之

孔子請討陳恆論

顧棟高

按左氏續經傳哀十四年齊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孔子齊三日而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嗟乎此誠知己知彼乘機赴會足徵大聖人經濟不外尋常

理勢之中而子程子顧細之謂如是是以力不以義孔子之所以勝齊者特其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嗚呼先生此言殆失之矣夫興師討罪兵凶戰危必計出萬全而後可舉事若不計其力之不能則如王玄謨之伐魏韓侂冑之伐金何嘗不名正言順而卒喪師辱國蹙地千里若謂名其爲賊無憂不服則如漢翟義之討莽唐徐敬業之討武氏海內翕然稱義舉終于家族誅夷身首異處又其甚者董承伏完之于曹氏毒流帝后漢祚旋移是皆無益于事而禍敗隨之是以君子必審計利害而不忍輕以民命爲嘗試也且其言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此尤迂緩不誠時務之論夫陳氏之愚其民久矣獨當驟弑簡公人心憤駭齊之義士尚有挾公憤而思食其肉者簡公之臣尚有念故君而欲報其仇者其道可

急取不可緩閫宜獨斷不宜牽制必若告于天子方伯無論周天子守府而嘗告之方伯則晉也且聽命于韓趙魏與陳氏脣齒耳告之斷斷無益而周晉去魯俱二千餘里往返動踰時月徒令陳氏得以其間收合人心誅鋤異己雖復討之勢必不克且程子之謂告之者豈謂其眞能命將興討罪之師乎抑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為名乎不知其不可是愚也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是僞也曾謂大聖人而出此然則孔子之志宜奈何曰魯之兵權在三子而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衆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墮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率魯國之甲使家臣

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也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吾知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而齊之甲士且倒戈來迎縱不能梟陳恒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及于齊君者而更定齊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夫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朱子之儒者以力爲諱而但執正誼不謀利之說謂事第當揆于義不論其力之能不能如此則書所謂同力度德孔子好謀而成非矣孔明之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蓋謂其謀出萬全至事之萬有一失則聽之天耳夫豈僥倖以嘗試者哉余向惡夫世之詆訾宋儒者至先生此論心竊疑其有未然故備論之

春秋時海道論

顧棟高

杜少陵詩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說者謂此即唐時海

運也至元世祖時用宋末海盜朱瑄張清爲萬戸府歲運東南粟四百萬至燕京行之百年至明洪武永樂朝猶海陸兼運至會通河成而止儒者謂元虐用其民猝遇颶風顛覆至以生靈膏魚鼈之腹而不知浮於江海達于淮泗禹貢已有之海道出師已作俑于春秋時併不自唐起也左傳哀十年吳之伐齊也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此即今登萊之海道也國語哀十三年越之入吳也范蠡舌庸帥師自海泝淮以絶吳路此即今安東雲梯關之海道也春秋之季惟三國邊于海而其用兵相戰伐率用舟師蹈不測之險攻人不測入人要害前此三代未嘗有也是以聖人止守內地不矜遠略僖四年管仲對楚使曰齊地東至於海此特誇言耳其時登萊二府尚有萊介諸國與夷雜處至襄六年滅萊齊境始邊海

而適召吳之寇楚使曰寡人處南海此亦誇言耳終春秋世楚地不到湖南至秦始皇始兼桂林象郡而漢武遂遣樓船橫海將軍浮海擊東越晉劉裕之滅盧循也遣將軍孫處帥師三千由海道入番禺中國遂以稱爲門戶而在春秋時尙爲荒遠賁居之地故吳雖欲避楚長江直下之險上從淮右北道未嘗由海道使當日楚越疆廣而有之則樓船橫海之師且見於闔閭之世矣是以後世疆域益廣爲備益多烟墩障戍瀕海相望而猶時有烽烟之警即春秋吳齊已事較然可見世運遷流其亦有不得不然者哉

宋疆域論

顧棟高

論曰余嘗適汴梁取道鳳陽由歸德以西歷古吳楚戰爭地及杞宋衞之郊慨然思曰周室棊布列侯各有分地豈無意

哉蓋自三監作亂武庚反叛周公誅武庚而封微子於宋豈非懲創當日武庚國于紂都有孟門太行之險其民易煽其地易震而商邱爲四望平坦之地又近東都日後雖子孫自作不靖無能據險爲患哉故殷之遺民屬之懿親康叔而杞宋接壤俱在開歸匪特制馭亦善全先代之後宜爾也入春秋時宋乃有彭城彭城俗勁悍又當南北之衝故春秋之世宋最喜事齊興則首附齊晉興則首附晉悼公之再伯也用吳以犄楚先用宋以通吳實于彭城取道楚之拔彭城以封魚石也非以助亂實欲塞夷庚使吳晉隔不得通也晉之滅偪陽以畀宋也非以德宋欲宋爲地主通吳晉往來之道也蓋彭城爲宋有而相爲楚地偪陽爲楚與國皆在今沛縣境如喉嚨中之有物宋有偪陽而吳晉相援如左右手矣故當

日楚最仇宋常合鄭以齮宋亦最力迫悼公已服鄭不復恃吳吳闔閭之世力足以制楚不復專賴晉而宋于是晏然無事是彭城之係于南北之故者非小而宋常爲天下輕重者以其有彭城也自後吳日強橫齊魯俱被其毒害而宋始終不受兵亦以前日爲東道主之故而黃池之役吳歸道自陶齊王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蓋杞宋舊封其非險阨之地久矣

秦疆域論

顧棟高

秦與晉以河爲界河以東爲晉河以西爲秦然秦當春秋時疆域褊小非特隔于函關之外爲晉所限閡而不得出也攷史記繆公立五年而晉獻滅虞虢是時新立初起岐雍基業未固而晉武獻已絕盛滅虢而桃林已舉秦之門戶在晉肘

腹中矣後晉文公初伯攘白翟開西河魏得之爲西河上郡白翟之地爲今陝西延安府東去山西黃河界四百五十里至戰國惠王六年魏始納陰晉八年納河西地十年納上郡十五縣陰晉今華陰縣河西孔氏曰同丹二州丹州今延安府宜川縣上郡爲延安以北又惠公之世韓之戰曰寇深矣若之何可見晉之幅員廣遠斗入陝西內地不始于文公時此亦可爲秦晉疆域之一証也故終穆公之世未嘗一日忘東向其援立惠公也實貪河內列城之賂蓋欲圖虢之故地以爲東出之謀既而韓之戰秦始征晉河東未幾復屬於晉秦之不得志于晉可知也迨初立文公秦欲納王而晉辭秦師獨下文公梟雄賴秦之力而實陰忌之必不使勤王之舉得分其功晉之抑秦又可知也至其季年日暮途遠背晉與

鄭盟已復襲鄭縣師深入年老智昏而穆公之始終不忘東向其情蓋汲汲矣其後絕晉目尋干戈少梁北徵彭衙刳首迭有勝負然不終能越河以東一步蓋有桃林以塞秦之門戶而河西之地復犬牙于秦之境內秦之聲息晉無不知二百年來秦人屏息而不敢出氣者以此故也至孝公發憤東向渡洛魏人納地恐後而河西始悉爲秦有吳起去西河而泣豈無故哉

楚疆域論

顧棟高

余讀春秋至莊六年楚文王滅申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天下之勢盡在楚矣申爲南陽天下之膂光武所發迹處是時齊桓未興楚橫行南服由丹陽遷郢取荆州以立根基武王旋取羅鄀爲鄢郢之地定襄陽以爲門戶至滅申遂北向以

抗衡中夏然其始要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平王東遷卽切切焉戍申與甫許豈獨內德申侯爲之遣戍亦防維固圉之計有不獲已逮桓王莊王六七十年之久楚之侵擾日甚卒爲所滅自後滅呂滅息滅鄧南陽汝甯之地悉爲楚有如河決魚爛不可底止遂平步以窺周疆矣故楚出師則申息爲之先驅守禦則申呂爲之藩蔽城濮之敗而子玉羞見申息之老楚莊初立而申息之北門不啟子重欲取申呂以爲賞田而巫臣謂晉鄭必至於漢申之係于楚豈細故哉故論當日楚之形勢東拒齊則召陵之陘爲咽喉之塞西拒晉則少習武關通往來之道南面抒吳則鍾離居巢州來屹爲重鎮迨州來失而入郢之禍始兆楚之植基固而形勢便使周歷猶綿延四百年不遂併于楚者桓文之力也

案王風揚之水先儒謂譏平王忘父仇內德申侯爲之遣戍者非也蓋申侯可仇申之地自不可棄戍申自不容已但不當使畿內之民戍耳平王若能發憤興師命方伯連帥南向討楚侵擾之罪申自不煩戍卽云戍亦當使方伯連帥當其役何至使畿內之民反爲侯國遠戍是足顧居上首顧居下詩所以致怨于平王之微弱也言激揚之水至不能流一束薪喻以天子之威令不能役使羣侯也彼其之子指方伯應戍申者而言不與我戍申言當時方伯不能爲王家効命而使我獨當此苦所以懷思而欲歸也如此纔與興意浹洽有味朱傳以之子指其室家則與束薪意一毫無涉上下文不聯貫矣至謂內德申侯尤非詩明言三國戍申戍甫戍許甫卽呂也後申呂俱爲楚滅而

許役于楚此時楚之侵擾三國已被其禍戍自時勢不得不然平王豈有德於呂許二國哉且詩稱彼其之子俱係賤惡之辭如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猶夫巳氏云爾若詩人謂其室家豈宜作此等語余因春秋而備論之

史記越句踐世家與吳越春秋越絕書竹書紀年所書

越事各不同論

顧棟高

史記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故楚得東侵廣地至泗上與魯泗東之地方百里張守節正義曰泗上謂廣陵徐泗等州則今揚淮以及徐州泗州之地皆棄與楚余嘗著論謂越棄地利不守得延至五世爲楚所滅幸矣後閱吳越春秋有云越既平吳北渡淮會齊晉諸侯徙都于瑯琊竹書紀年云晉出公七年越徙都瑯琊水經注亦云瑯琊越勾踐之故都

也越絕書勾踐平吳霸東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諸書所載較若畫一、按春秋時瑯琊爲今山東沂州府其所屬日照縣向係海曲爲沿海要地疑所謂觀臺望東海即于此又吳越春秋勾踐聽范蠡謀築會稽小城城成而怪山自生本瑯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後因徙都瑯琊余考越徙都瑯琊事不見于左傳國語亦無之吳越春秋與越絕所書皆怪誕不足信然史記云越滅吳渡江淮以北徵之左傳他事多不合據傳文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正邾魯之界公與之盟于平陽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公又嘗如越會子居武城有越寇見于孟子武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季氏之私邑亦在費縣與瑯琊之說相合夫越旣滅吳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徐州本薛地今

爲兗州府滕縣非江南之徐州也天子致胙方欲正邾魯山東諸侯之侵界豈棄江淮不事且既棄之以予楚矣如后庸使命之往來及出兵侵齊豈反假道於楚耶又范蠡既雪會稽之恥變姓名寓於陶陶爲今曹州府曹縣蓋先時吳屢伐齊魯沂曹之邊地吳蓋略而有之哀八年吳嘗伐魯入武城武城人或有田于吳竟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遂道之以伐武城觀此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因有其地則其遷都瑯琊蓋盡吳之境與北方諸侯爭衡豈有反棄江淮之地以資勍敵之楚耶且即如史記所云越自句踐以後五世至無彊中間嘗欲伐齊齊舊與吳接境與越之故土遠隔江淮若句踐棄故淮以北則其後世必不能復拓有吳境與齊遠不相及無緣有伐齊之事則史記之自

相矛盾更較然矣蘇子由謂史遷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于地里尤疎舛余既据其說作巡封疆論復附識他書所見于此以俟後之博學者考焉

魯無文王廟論

䜣楨高

往嘗疑趙伯循說魯祢文王謂祀文王于周公之廟以周公配之不知其說何所據及閱襄十一年傳有臨于周廟之文杜預謂此爲文王廟魯唯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伯循因而傅會之不知此係左氏之誣妄且其說亦與伯循不甚符合請得而詳辨之禮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太祖魯以伯禽爲始封而周公冐祖成王肇基功業魯人尊崇其制以周公廟爲太廟魯公廟爲世室並世世不毀若復有文王之廟則魯不毀之廟三世比天子而更上之矣周有后稷之廟未聞更有帝

學廟也此其說之誣一也論語稱子入太廟註云孔子始仕時助祭於周公之廟若更有周廟論語何以不之及其說之誣二也且既有周廟決無虛而不祭之理而魯享祀之典莫備于閟宮之篇其詩曰白牡騂剛但陳周公與魯公之牲不及文王也其說之誣三也春秋僖八年傳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別無禘于周廟之文禘爲祭祀大禮而行于太廟未知虛設文王之廟將以何用其誣四也且伯禽之說以文王爲所出之帝以周公配之若有文王之廟則當迎周公主合食于文王今不以子就父而反以父就子欲以重周公而不虞其卑文王其說之不可通五也僞禘爲昭穆合食顯有明文若如伯禽之說則文王虛其廟不祭而以文王下躋周公之廟周公應退居昭穆之列欲以重周公適以卑周公其說之不

可通六也孔氏正義復以鄭祖厲王蒯聵稱皇祖文王謂鄭衛俱立所出王之廟其謬益甚豈鄭衛俱得賜重祭乎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也四明萬氏充宗更為通其說謂嘗禘不同周禘嘗禘不追所自出蓋亦據明堂位及閟宮之文其于說春秋則近之矣不知周禘原無祭其所自出之禮何論於嚳且帝嚳原非稷契之父何得謂禘嚳為祭其所自出大傳及小記言祭其所自出者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非帝嚳也以感生帝為誕妄而以帝嚳當之以周禘帝嚳而嚳以文王擬之復以左氏嚳有周廟之說遂輾轉傅會其原皆始于趙伯循之一人則朱子信之之過也曰然則論語或問禘之說而夫子曰不知何也曰禘為王者大祭蓋謂其禮樂特盛原不必謂祭其所自出也如周頌雝之禘太祖商頌長發之禘

元王何嘗及於始祖之父而亦豈諸侯所得僭乎惟非諸侯所得僭而稱僭之孔子所以不敢顯言也必謂其追遠尊先及於無窮此後人故為幽遠之論考之實事不然也

湖海文傳卷五